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考異卷三至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凌和鈞

尚書考異卷三

明　梅鷟　撰

仲虺之誥

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襄二十二年公孫僑對晋人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殖有禮覆昏暴

閔元年齊仲孫湫曰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又晉語公孫固曰晉文子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語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有禮之謂也

史記湯修德諸侯皆歸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惟有慙德

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憖德聖人之難也

慎厥終惟其始

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亢倉子農道篇

凡苗之患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不知耨者去其兄

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

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襄三十年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此其句法意義雖不相類但目擊莠字而發其獨智則不可誣也或曰子之据摭無乃已甚乎曰非然也慙德取于前苗莠取于後仲虺之志在于中其當時篡竊之情固如此也又定公夾谷之會孔子曰用秕稗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荀子堯問篇楚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者國幾于亡乎是以憂也今改諸侯字為能字改自為謀而四字為謂人二字又摘去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二句其取舍之意亦有識矣而於下文即横奪周公之言之者意以與仲虺蓋不可也周公謂伯禽之傅曰蓋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寛好自用

以慎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如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寛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争力走如馬不與馬争走知如士不與士争知彼争者均者之䎸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周曰無乃不察乎不問則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又好問字見中庸裕字見今文書即淺字之反也楊倞註中節

即仲虺蓋見古文摘取其語而云然也細玩之恐非一人

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襄公三十年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引志為誥改國之利為邦乃昌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

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之道也正義曰此傳取彼之意而改之辭匪本文也

實繁有徒

左傳昭二十八年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杜註鄭書古書名張霸之偽也多遺古文之蒐也已嚴又襄三十年子産曰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湯誥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今按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云云天休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晋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哀公十七年渾良夫叫天無辜

史記夏桀不務德而殘傷百姓百姓不堪

史記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一作
帝告又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晋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
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於吳内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左傳天誘其衷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

力以興爾有衆請命

淮南子氾論訓上髙皇帝云以興百姓請命于皇天漢書賈捐之曰頼漢初興為百姓請命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又伊尹云云汝鳩汝房既繼夏命作湯誥

隕于深淵　萬方有衆　降災于夏邑

左傳芋尹蓋對吳人之言　盤庚曰有衆咸造又曰綏爰有衆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漢髙祖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　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有衆二字見盤庚湯誓稱朕今因既克夏以天子之稱自稱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

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

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此一段修節呂刑文彼皆論苗移以加之桀弗用靈滅

德也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作威也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刵椓黥所謂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也虐威庶

戮方告無辜于上者所謂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

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也又於下文有曰上帝不

禍降咎于苗者所謂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
罪也但恐桀之鬼笑於地下曰以數苗者數已何居苗
之鬼赧于地下曰已罪終不可湔收桀連坐奚忍君子
斷之曰桀之惡固不減于苗但盜獄辭罔中于信故桀
不能如苗之無辭于罰牧誓俾暴虐于百姓金縢曰今
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今則反用之曰降災于夏以彰
厥罪所謂是可忍也多方曰誕作民主又曰告爾有方
多士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周書多方小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又多方本篇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吾讀晉人僞湯誥而知蔡傳之叛夫子蔑論語悖先師也

堯曰第二十載成湯請命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

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是而已晉人改之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去論語之履字者以湯自名天乙以明示論語之訛也取有罪不敢赦之意而進之敢用玄牡之前其意將以急承上文出於不得已猶之可也皇皇后帝改作上天神后因上文已有惟皇上帝欲變文耳似亦出於不得已猶之可也若乃離遏其文增以請罪有夏至以承天休一段何橫哉帝臣不蔽對上帝之辭也爾有善朕弗敢蔽對

衆之辭也有罪不敢赦移置於遠則肆為罪當朕躬弗敢自赦之言論語無此自赦之文也惟簡在上帝之心一句增三字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則又顛倒其文矣凡皆不信夫子蔑棄論語之意也蔡沈曾不詳其異同考據得失其意亦將挾古文以令論語也此非叛夫子蔑論語而何又蔡傳已有罪不敢以自恕鄒季友曰朱子大學或問恕字可施於人不可施於已以自恕訓自赦似亦未的此非悖先師

而何又金縢一篇朱子作傳文義精密蔡沈一切反之載在文集可考也當改者亦當三年無改今師說是而必欲改以逞已說沈亦忍矣哉

天道福善禍淫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亦離間其文又改賞善為福善罰淫為禍淫以易文可據

而改之也置之於前然後增以降災于夏至若將隕于深淵一段乃復接凡我造邦云云邦字周語作國以論語之文間於國語之文復以國語之文間於論語之文何若斷絕本書之文以成其慝志既改避其言又改避其意使人不可躡其蹤殊不知自智者燭之付之一哂耳且單子稱先王之令有之而不言書云則取之入於湯之誥吾亦所不敢信也又曰從單子引先王之令言則匪彝慆淫所謂淫也各守爾典則不從匪彝即慆淫

所謂善也故以承上天賞善之休若從晋人離間其文之義則以有夏為淫義俱不貫矣智者宜審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漢書律歴志言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

伊訓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亳

晋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武王左傳隠十一年鄭莊公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史記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論語侮聖人之言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
窮固焉比謀吳語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
謀先漢樊儵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
大臣多見廢棄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

茲惟艱哉

荀子君臣篇曰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下文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下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過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惟由已從諫如順流詩曰惟先民是程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

宣三年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小雅曰方茂爾惡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詩曰天命靡常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漢書吳王濞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大學傳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朱子謂即此二句之意

太甲上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公孫丑曰放太甲于桐吳語董褐曰孤以下密邇於天

子居於桐處仁遷義又成十六年子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讎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晉語寺人勃鞮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又曰左

相以終克成令名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

祖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

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緇衣尹吉曰惟云云亦惟終

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

緇衣太甲曰無越云云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昭三年叔向引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孟子曰周公坐以待旦

兹惟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不順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賈子曰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太甲中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周語內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三命而后即冕服又前篇內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表記民非后四句罔作無克作能無匡生作寧

欲敗度縱敗禮

昭十年子皮曰書曰云云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緇衣太甲云云去猶字增也字末句作不可以逭

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僖二十六年展喜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命又曰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

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淮南子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上篇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即夙興夜寐之句也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周語單穆子曰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

聰則言聽明則德昭又論語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註逸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旅獒凡四處用此節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詩曰聿修厥德又曰克配上帝

若升高必自下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荀子議兵及禮論皆言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襄十年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

也

周書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
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首四
句即太甲下篇首四句為善不同四句即徳惟治六句
小出入其下文初終之戒即終始慎厥與之意此可見
其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文無作聰明亂舊章與罔
以辯言亂舊政罔以側言改厥度字様句法雖閃避多
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君子
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杜註逸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

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

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蓋愼厥初即愼始惟厥

終即上文思其終故為繆亂何不同之有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云云

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皆在湯崩之先司

馬貞曰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詩其命惟新荀子議兵篇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禮論又曰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召誥曰越厥後王後民祇服厥命召誥又曰今王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

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既字用金縢既克商之既復政厥辟用洛誥復子明辟之句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詩大雅曰天難諶斯又曰天命靡常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成八年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方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詩卷阿百神爾主矣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夏王弗克庸德

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士是弗克庸帝

改帝為德大淫佚有辭以慢神虐民易之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約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爾先
祖成湯革夏則又敷衍為啓迪有命至爰革夏正又曰
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故易慢神云云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德

楚辭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多士我有周佑命

又曰我其敢求位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令以德字易怪字以觀政易生謀字以七世易五世字按禮祖有功宗有德漢書韋賢傳王舜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

不在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髙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今因其后有論殷三宗之說遂勦入此四句又孟子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

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

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
呂氏春秋十八卷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
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
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
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
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若
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

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亡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喪服四制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史記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於傅險中是時

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坊記高宗云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說命中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緇衣兌命曰惟口云云厥躬正同但戎字作兵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
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
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
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
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荀子性惡篇古者刑不過罪
爵不踰德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亂世不然刑罰怒

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下文又曰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無啓寵納侮

定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正義曰傅說進戒於王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左文十三年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說乃言惟服

詩曰我言惟服

說命下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

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

庶位

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説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學記又曰故教學相長也説命曰斅學半其斯之謂乎又引説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改教為斅者用盤庚斅于民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後漢書質帝本紀詔曰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雲漢之詩曰㞕公先正孟子曰伊尹曰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上句曰予弗克云云下又遽曰其心於丈理口氣皆不妥帖北宫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令約為一夫不獲

四字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令約爲時予之辜四字無逸曰作其即位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詩曰嗟嗟烈祖又緇衣引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後漢書傅毅作廸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說功比伊尹

而能光大其法則也詩又曰爰作股肱書則曰股肱惟人詩又曰俊乂式序書則曰旁招俊乂因詩用周頌式序在位之文書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童蒙書則曰啓乃心詩又曰清我灌漑書則曰沃朕心蔡沈曰沃灌漑也

明哲實作則

昭六年叔向曰書曰聖作則杜註逸書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昭十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尚書考異卷三

尚書考異卷四

明　梅鷟　撰

泰誓上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冐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史記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

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聽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貨物充仞宫室益廣沙丘苑臺云慢於鬼神大冣樂戲於沙丘酒池肉林使男女倮相逐其中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醢九侯鄂侯囚西伯羑里用費中惡來廢商容剖比干囚箕子周本紀又武王聞紂昏亂暴

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令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説婦人故令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荀子性惡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

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竄入誓辭但角之意本借紂以明此語匪謂紂即官人以世者也飛廉善走惡來善馭其知政而任之也初何世之有上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為說命縮取下文以義制事為仲虺之誥畧取淮南子本經訓帝有桀紂為璇室瑶臺象廊玉牀紂為肉脯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命刳

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又主術訓衰世則不然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又曰紂殺王子比干而天下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又前俶真訓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

尚書註疏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

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云云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後漢書劉陶傳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因下文有目不視鳴條之師耳不聞檀車之聲故竊此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誅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因

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故言商罪貫盈猶面墻之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詩太王乃

立冢土王制又曰受命於祖

泰誓中

朋家作仇

僖九年郤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此因微子篇方興相為敵仇之言

王次于河朔

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謀
桓七年楚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杜註商紂也周武王也傳
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易曰吉人之辭寡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小雅曰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同德度義

成二年君子曰泰誓所謂殷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昭二十四年左傳召簡公南宫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註曰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紂衆億兆離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泰誓無此語杜註所謂今泰

誓指前漢僞泰誓也　今按萇弘之言正因泰誓同心同德之言故言惟同德者則能度義今廿桓公雖見于朝不過如紂之離德者耳雖有億兆亦奚以爲益同德與離德相對意自明白故下又勸其務德無忠無人作古文者無以飣餖成篇並萇弘之所自言亦畧以爲經又生同力度德之言於上則以力鈞者度德德鈞者度義竊取王子朝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又襄三十年穆叔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意而於泰誓離德同德之義背

馳矣於是遂移萇弘所引之本文於中篇而改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則並同力度德之言飣餖四五句矣此其湊合補綴之大畧如此也嘗考之淮南子兵畧訓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故其言有所本矣殊不知受有臣億萬即紂有億兆夷人惟億萬心即離心萬字比兆字則變而少

矣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亂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
比十人則變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賁三千人也中篇
之末曰乃一德一心又改同字為一字亦何用如此之
重複耶劉炫不知反據古文以規杜註噫劉炫過矣襄
二十八年叔孫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子其有乎又襄
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襄三十一年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

年子羽亦引泰誓云云杜預註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孔氏正義曰今尚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註者也云云記傳所引泰誓悉皆有之周語單襄公亦引此二句鄭語史伯亦引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昭六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杜註外傳云泰誓曰朕夢云云必克此武王辭　今按外傳國語是也周語單襄子云其下云以三襲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一節全出後漢書劉陶傳曰陶上疏曰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靈其曰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即天地萬物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即惟人萬物之靈一句之所從出也帝非人不立即亶聰明作元后二句之所從出也人非帝不寧即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此人收拾逸書見陶疏下文有云目不視鳴條之

師耳不聞櫝車之聲遂擬此而點化成文正猶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本中行桓子之言也因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殷遂擬以為商罪貫盈之句皆因收拾逸書故也古文尚書直至東晉時出劉陶范曄實未嘗見古文非劉陶范曄之蹈襲明甚易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遂以天地萬物父母奪換人非天地無以為生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宏大不侔然實孔聖之語劉陶之意武王初未嘗及此語也云人者禮運曰人者天

地之心遂以惟人萬物之靈奪換天地非人無以為靈之句其語意較之陶語亦精密不侔然實禮運之語劉陶之語非武王當時實語也祈父云亶不聰中庸云聰明足以有臨也又於孟子所引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遂以亶聰明作元后奪換帝非人不立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亦開爽英邁但遺非人不立四字意耳然實詩人中庸之詞劉陶之詠亦非武王當時實語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孟子云為民父母行政又因孟子兩

作字又换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之作遂以元后作民父母奪换人非帝不寧之句其辭氣較之陷語亦大不侔然皆蒐略詩人孟子洪範之言而非武王當時實語也非謂武王不能為此語但聖人言語意自然渾成不似僞為者之摭拾如此也昔朱子與侍郎林栗談西銘栗曰首言乾稱父坤稱母是以天地為父母繼又言大君者吾父母吾不知其言為何如也葢以為汨彞叙之意有兩父母之相駁故也朱子曰言大君者吾父母之宗

子非謂大君為父母也侍郎以理學名家如此看書豈不為人所笑栗曰我正欲為人所笑明日劾朱子而朱子力乞奉祠以去其后朱子亦自悔其當時之詞氣之出招拳惹踢初無怨栗之心也自今觀之栗之談西銘誠謬矣若如偽泰誓者首言天地萬物父母下文即言元后作民父母自相乖剌以天地父母為是則元后失之亢而僭以元后父母為是則天地失之卑而凌益徒知易傳洪範孟子之可據而不知聖賢之言各有攸當

不至於汩彝叙而反相駁也由是言之反不若劉陶之言平正通達而不相悖黄帝正名百物豈其如此武王吐辭為經又豈若然哉

泰誓下

厥鑒惟不逺在彼夏王

周語太子晋引詩曰殷鑒不逺近在夏后之世

作竒技淫巧以悦婦人

王制曰作淫聲異服竒技竒器以疑衆殺月令毋或

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云云但二受字皆作紂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

荀子議兵篇暴國之君其民之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若仇讐又曰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淮南子道應訓尹佚曰四海之内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民反讐桀紂而臣湯武

淮南子兵略訓決獄無辜殺戮無罪又曰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于上風雨擊于中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襄十四年劉定公曰師保萬民正義引泰誓云放黜師保詩咨爾殷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史記紂囚箕子為奴

樹德務滋去惡務本

哀元年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宣四年王孫滿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姦回昏亂之句襄二十三年閔馬父曰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

宣二年君子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之即不迪之別名也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

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
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
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又曰我
先王不窋此所以稱后稷為先王也又韋昭註商亦稱
契為玄王詩云即有邰家室又魯頌曰奄有下國故言
建邦啓土也大雅曰篤公劉故言克篤前烈也魯頌曰

實惟太王實始翦商又曰纘太王之緒綿詩廟室門社中庸曰追王太王故曰肇基王迹也又曰以王季為父父作之詩曰帝作邦作對則篤其慶受祿無喪中庸曰追王王季禮記引泰誓曰朕文考無罪文王有聲曰遹觀厥成又詩書所稱文王受命假哉天命宅天命以受方國王赫斯怒整旅遏密伐肆絕忽戡黎等大邦畏其力也虞芮小國睹揖讓之風遂讓爭田為閒田漢南諸侯聞之歸者四十餘國小邦懷其德也惟九年者以蹶

厥生之年為受命元年也故註疏家遂有文王聽虞芮之頌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也大統未集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記引書曰惟予小子無良故稱予小子中庸曰武王達孝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全寫中庸也但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雖能用中庸之文而不免墮於史家西伯陰行善之云則語圓而意悖矣

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于皇祖文王云

云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告于皇天與泰誓類于上帝相應告于后土與泰誓宜于冢土相應歐陽脩知中間不再改元為註家之非而不知誕膺天命惟九年乃武成古文之非也

襄三十年北宫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史記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益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

於孟津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
告司馬司徒司寇諸節齊信粟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
臣小子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
其勤王家
見禮記祭統孔悝銘曰其勤公家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戊午者一月也又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史記陳師牧野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至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敵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叛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襄三十年北宫文子曰蠻夷帥服

令商王受無道

昭七年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云云故夫致死焉

史記殷之末孫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棄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皇天上帝武王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垂拱仰成　前漢書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

見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清河王慶日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籩豆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

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今按記言弗復乘馬服牛而古文獨言示天下弗服者欲以一服字兼牛馬言欲與記小異也

又史記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

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

隸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

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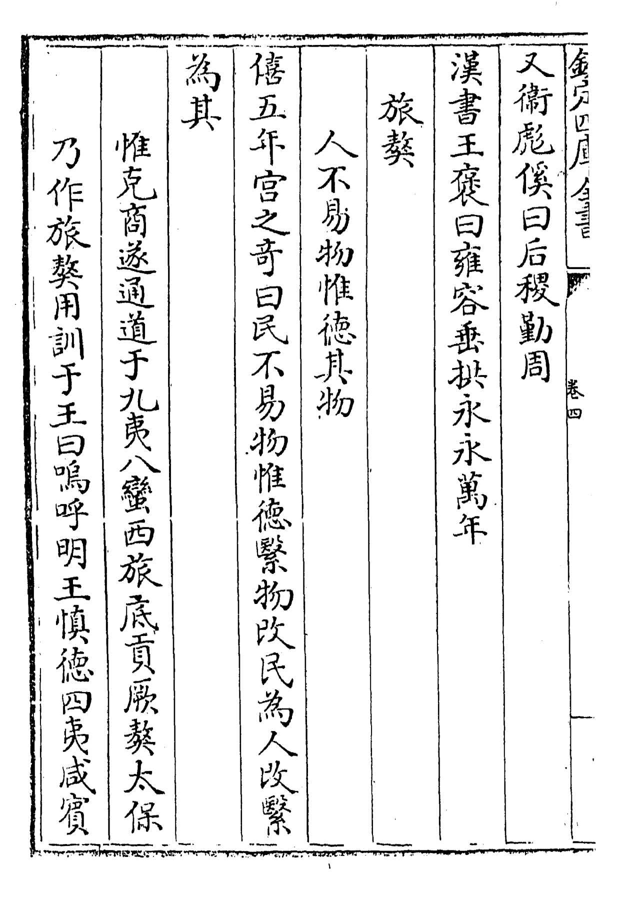
襄十八年荀偃禱曰齊環棄好背盟凌虐神主曾臣彪

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荀捷有功毋作神

羞官臣偃毋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　尚書註疏此篇

叙事多而王言少云云　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云云　至所以優柔容民也



又衛彪傒曰后稷勤周

漢書王襃曰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僖五年宫之奇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改民為人改繄為其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

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

展親

晉語范文子曰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

宣二年公嗾夫獒杜註猛犬也說文嗾使犬也服虔作

嗾尚書傳云獒大犬也爾雅云狗四尺為獒說文云犬知

人心可使者

魯語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仲尼曰隼之來

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楚語申叔時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僖七年諸侯官受方物

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又曰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僖十五年晉侯與秦戰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之命二字擬文侯之命王若曰猷見大誥等篇殷王元子見召誥有王雖小元子哉焱微子乃帝乙之長子故云爾也又首呼此四字者若康誥呼小子封之類是也哀公九年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

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僖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文二年謂之崇德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改客作賓者用虞賓在位之字取利用賓于王之句也郊特牲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又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崇德又見武成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段稱成湯之德以起下文封微子之意乃祖字見盤庚齊聖廣淵見左傳稱八愷皇天眷佑見周書誕受厥命見周書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文元年左傳踐修舊好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僖二十八年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見左傳僖公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葢周襄王命管仲之辭也今節去勲應乃懿四字改謂字為曰字而直至篇末云曰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以蕃王室

襄二十九年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又蔡仲之命亦用此句

左傳僖七年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逄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者帝乙之首子紂庶兄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于宋夫微子手縛于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此皆史遷之妄耳

蔡仲之命

蔡仲二字見左傳定四年春三月其子蔡仲改行帥德乃祝佗之言也之命二字見左傳曰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也又微子之命康王之誥皆效文武之命如此

今按祝佗之言可以見周書四篇逸者三篇一伯禽二康誥三蔡仲是也獨康誥一篇存耳或曰伯禽者註云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附伯禽葢指

上文分器而言也子謂之迂書可乎曰非然也此註家之淺陋也其上文言分魯公以大路云云而后綴之曰命以伯禽與下文分康叔云云而命以康誥分唐叔云云而命以唐誥同一例也彼二篇為書之篇名而伯禽獨不為書之篇名乎葢若太甲盤庚微子之類直以名篇而其體則誥也不然魯公即伯禽也上言分魯公而下文又言命以伯禽復成何等文理哉伯禽與康誥唐誥同為誥之篇名不辨可知矣但今百篇之序不言伯

禽者同註家之誤也不然其意以為删之而不必序也觀唐誥不序可見然封伯禽唐誥其誥決不苟當為逸書或曰如吾子之言三篇皆逸而蔡仲之命為後人所補則後人何以獨不補伯禽唐誥曰周之誥大抵多出于周公其言閎肆廣大非包涵宇宙胸襟不能及也觀諸康誥体製則後之人掇拾飣餖安可比並是以畧而不敢補耳唯蔡仲則左傳之文畧具本末可以湊合成篇然自識者視之真為兒戲耳而亦足以籠蔽數十百

萬之耳目獨何故哉篤信古書之過遂至于受欺也或曰上文命以伯禽等凡有數命字而其下則謂之誥然則蔡仲雖有命諸王命書云之二命字亦當除去之命二字而但名曰蔡仲亦誥體耳曰子之言得之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

惟字效洪範召誥周公十亭極用的無識見壞大體昧王綱悖天理惑千載由是後之蠢蠢拗執不顧義理者遂作詩云假使當年周公身死則一生之真有誰知哉

而聖人之心始無以暴于天下以為周公完名幸于不
遂没其身耳而為善者因以怠矣人亦孰知古文僞書
之害一至此哉或者驚曰敢問何故曰子考諸祝佗之
言則孰真孰僞孰得孰失昭然若數一二矣佗曰管蔡
啓商惎間王室八字之間知大體提王綱循天理明千
載管蔡之罪不容誅而周公心事落落青天白日矣傳
雖賢人以下之言然乃當時之耳聞目擊者故能得其
實也僞書假托聖人之口人亦不疑而信之遂以聖人

為真見疑於上下亦無可奈何則豈不害天理而無忌憚之甚哉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對周公而稱羣叔則其思慮之不到不顧文理之牴牾也其曰位冢宰正百工而羣叔流言者則其言知慮之所到欲以發明周公未嘗踐阼之大義也冢宰字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又三字二句擬周禮文法羣叔字改金縢管叔及其羣弟之弟字也金縢稱管叔者對武王既喪而言也

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昭元年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上蔡字説文作𥿆　从殺下米𢾃𥿆散之也

周公之心明白正大當時雖披堅執鋭之人亦知之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則其不為一已之流言而致辟管叔而因蔡而降霍可知矣㠯觀諸大誥及以下八篇則當時管蔡啓商王室惷惷誠為大變故祝佗之言得當時之事實僞書者因金縢之言

而不考之以下文罪人斯得之故又不參之以大誥及詩東山破斧之篇而失之遂以周公為真若為已而誅管蔡等何其曚昧偏狹而不顧道理一至此哉祝佗曰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言又孰真孰偽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數上二矣其所以必改祝佗之言者何居恃金縢為之証故也而天下之大勢昏如無知矣祝佗但云殺管叔而此增致辟于商四字致辟者因金縢我之弗辟而誤也弗辟之辟即避字也因其上文有我字遂以為周

公致辟也又襄二十五年子産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于商之商乃易監殷之殷字也蔡者放也拘囚則殛矣郭鄰蔡之换字也傳無霍叔一節此增之者以終金縢之羣弟及此篇上文之羣叔也又史記同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　今按以車七乘下傳猶有徒七十人今删之者以見其文詞富盛不必盡用傳文且又拘於上下句欲其齊整故也是其用心勤矣然以為有一字之關於名教則否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有其子二字而此删之者蓋此增霍叔一事則未知其為蔡叔之子乎未知其為霍叔之子乎故删二字也獨曰蔡仲二字庶幾人得以蔡字而貫於蔡叔云耳傳有改行師德之言而此易以克庸祗德者不欲盡同傳文故易彼四字于王若曰之下也但自今觀之王若曰之下果有此四字則祝佗必不攘為已之言四字既出

祝佗之口則王若曰之下决無此四字曰克庸祗德云者傚克明峻德克慎明德之類也祗德見吕刑又庸庸祗祗各删其一字見康誥也傳有周公舉之以為已卿而此删去舉之與已三字不欲盡同傳文又因以示經文簡質使後之儒者讀之欣艶侈張曰經文簡古非傳文可比也蓋讀至于叔卒而其文拙矣仲之上既無其子字叔之上又無乃父字有若鴈行然者而子顧若父兄顧若弟幾于汩彛叙豈不拙甚矣哉想其人猶傚然

得志必曰聖經古文其疇敢不以意會而欲致疑於害意之文辭耶傳無叔卒二字而此增之者顯今文之得失而傳之缺文也卒之為言因下文考字而得之傳有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今以命易見以邦易命而删去七字者其知與上文删去舉之與巳三字意同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

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

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

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但云王曰而此增若字者效前後經文之王若曰也小子胡者效小子封也傳但有胡字而此加小子者亦以異傳文也傳無惟爾二字率德二字在改行下率字傳作帥克愼厥猷擬詩克愼其德又文侯之命克愼明德前句用其體此用其字下文有大小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致肆爾在茲東土往即乃封敬哉即康誥往哉封勿替敬典也爾尚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見魯語

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惟忠惟孝用孝經意效惟君惟長又邁迹即邁種德之邁字自身即躬行意克勤字凡三見無怠字凡四見乖憲乃後凡再見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率字用詩率由字然自犯上文率德之率彝訓二字見酒誥此句又因下句爾考而譌出也傳但有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而此上文增加者亦若禹謨增加論語之文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

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
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僖五年宫之奇曰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注曰逸
書正義曰蔡仲之命文也首四句即太甲下篇首四句
為善不同即德惟治六句小出入其下文初終之戒即
終始慎厥與之意此可見其出于一手一律之意又下
無作聰明亂舊章與罔以辯言亂舊政罔以側言改厥
度字樣句法雖避多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

年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杜註逸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愼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葢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葢愼厥初即愼始惟厥終即上文思其終故爲謬亂何不同之有

周官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

至當不與淡肉期而淡肉至淡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

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約二書之旨以成四辭誠亦妙矣哉襄二十年

君子曰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信之謂也杜註逸詩晋人見詩無此二句攘以爲書

三公三孤

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

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巾
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王建大常諸
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
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贄三公執
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孤卿大夫以三耦相孤卿
大夫之灋儀司士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

西面北上孤卿特揖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也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小司寇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賈子曰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文王世子曰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諭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今按周禮孤廁於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則正用賈生保傅之篇而特改三少之少字從周禮之
孤字耳葢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禮一書而成之周禮三
公及三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之兼官也故周公召
公皆以太師太保兼領冢宰延及宣王之世王命卿士
太師皇父猶率舊也葢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
人不可以兼則直虛其位而不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
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因服位儀等而偶道及之耳
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爲周禮分數以三公三孤

先言之於六卿之上其義如此也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老子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令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又曰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後

漢書胡廣傳政令惟汗往而不反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劉向封事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又曰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争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以公滅私

文六年史駢曰以私害公漢書貫捐之薦楊興曰抱公絕私則尹翁歸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荀子仲尼篇曰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能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也而必無後患之術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班固燕然山銘曰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

緝熙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襄三十一年子産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此五句用其意

昭六年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此句匪畧

也因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蒐羅以甚者也

君陳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僖五年宫之奇周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上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輔下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其所謂我聞者曷聞哉聞諸宫之奇而已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周語富辰曰令以小忿棄之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富辰又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註若猶乃也

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爾尹

兹東郊敬哉

周語單襄公曰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

此其誰也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今

作克施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

顯哉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云云顯哉但后字皆作君斯字皆作此無臣人咸若時而末句增是字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緇衣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太師以表東海令余命爾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毋忝乃舊敬之哉毋廢朕命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緇衣君陳曰出入之庶言同無則繹二字

惟民生厚

成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畢命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文六年君子曰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又曰告之訓典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昭二十年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晉語叔向曰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貸居賄郤昭子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寵大矣一朝而滅

莫之哀也惟無德也

晉語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左莊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淮南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註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于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

乘人之資也公羊傳孔父正色立于朝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作左右字而君陳篇用其師保萬民一句又用茲率字

嗚呼父師令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

父師二字見令文徽子襄十四年劉定公曰令余命汝環下文弗率訓典又變茲率舅氏之典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襄二十九年叔向宋之樂其以宋升降乎

彰善癉惡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洪範惟十有三祀召誥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密邇王室

洛誥伻来毖殷大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多士曰予惟

時其遷居西爾周本紀武王曰毋遠天室多士又曰移

爾遐逖又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云云爾小子乃興從

爾遷其篇首曰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又多方

又皇明文衡有辨頑民之說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

洛誥多士多方所毖殷者皆周公也故曰克慎厥始多

方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故曰君陳克和

厥中君陳想蓋德俱尊于畢公者故肖周而先畢然經

傳別無明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既見聖弗克由聖惟

周公可當聖字故以之繼周公歟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

昭元年子産對叔向曰子晳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又前此徐吾犯之妹美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又后子晳疾子産數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襄二十七年慶封之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繼之曰放其心而不知求舍其路而弗由哀哉言人知心之爲心不知仁之爲心故曰仁爲人心使人知仁之切於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而不知求是即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人知路之爲路不知義之爲路故名義爲人路使人知義之切於所行而不可須臾舍也今舍義而弗由是即舍路而弗由矣豈不可哀之甚哉葢放心者放仁之喻猶舍路者

舍義之喻匪即以心為仁也若即以心為仁是猶即以路為義矣以譬喻為理可乎哉以喻為理尚不可況直指譬喻為真而忘其為喻則文理不貫而前後舛錯其為不可也明矣孟子下文又曰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者亦接上文放仁而言也言仁猶心之切非若鷄犬為外物之比知求外物之鷄犬而不知求切身之仁不知輕重之類甚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承上文言求放仁而已矣匪直以

譬喻為真而即謂之求放心也若以喻為真而即謂之求放心則文理不貫前後舛錯矣古人之文非若後人之對仗下文止言求放心而不知言由正路者省文也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曰人有舍路而不由者學問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一貫也豈可以譬喻為真而即謂之由舍路哉作偽書者肆攘無饜巧於盜遮至此則忌孟子之上文而獨剽賊其下文放心二字又於孟子前篇闢先聖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說又

剽賊閑之一字綴以惟艱之文也由是後世大儒雖英雄豪傑之士亦為其所蔽錮皆以為真求放心遂使孟夫子文辭前後乖剌分為兩截此不亦不善攘書者之過也哉或曰吾子言孟子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以古文尚書為攘孟子恐未必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決知其出於孟子而不善攘哉曰其所攘者不一而止也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曰不虐無告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耄期倦于勤曰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曰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曰萬姓仇予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曰
成湯放桀曰坐以待旦曰營于桐宮曰王徂桐宮曰任
官惟賢才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曰說築傅巖之野曰
無恥過作非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曰予弗克俾
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曰元后作民父母曰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曰厥監
惟不遠在彼夏王曰獨夫受曰大告武成曰攻于後以

北血流漂杵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曰所寶惟賢曰為山九仞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曰萬世同流曰怵惕曰格其非心其所攘者豈特放心而止哉惟放心之攘不顧乖刺孟子之本旨蒙蔽後儒之聰明吾是以發摘如此若夫洚水儆予之類則蒐羅無遺所以要信于後人非蹈襲之比但改竄易置穿穴之變多時與孟夫子之所引者相背而馳亦非復尚書之本經其侮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欲盡忠

於聖人而恢復乎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

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

君陳畢命二篇乃因多士多方等篇有毖殷遷洛之云

而周公在洛惟七年

畢命考

師曠曰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

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君牙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予翼見皋陶謨及周書周語太子晋曰謂其能為禹股

股心膂以養物農民人也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令改作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凡劉定公之言用之不一而止下文乃惟由先正舊典即變茲率舅氏之典率乃祖考之攸行又用率字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緇衣君雅曰夏曰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下句無咨字老子無為章圖難於其易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惟予二字見顧命小子亦見顧命嗣守文武四字亦見顧命中庸曰纘緒顧命曰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又曰

其能而亂四方詩曰心之憂矣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
薄氷又荀子君臣篇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而引詩曰不
敢暴虎一節如履薄氷

冏命

惟予一人無良實頼左右前後之士匡其不及繩
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徳交修不逮
禮記引泰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必交修予無予棄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後文又曰太傅匡其不及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㬇申誡太僕國之政作㬇命

尚書考異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考異卷五

明　梅鷟　撰

伏生所傳聖人之經為晉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者多矣此聖經之一阨也不可得而知矣猶幸徐廣司馬貞等諸賢人君子及唐人之正義畧存一二尚可考者謹列於左

堯典

辯章百姓

司馬貞曰辯字古文尚書作平史遷作便此文蓋讀平為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便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便遂為辯章鄒誕生本亦同也

辯秩東作

司馬貞曰古文作平秩史作便程

申命羲叔宅南交

南交下有曰明都三字鄭註云南交下三字摩滅故以意補之也偽古文直無此三字偽孔安國傳曰南交者夏與春交也司馬貞曰孔註未是然則冬與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有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畧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無疑也今按小司馬之辨極有功於聖經可見偽書偽傳私見妄削非出

壁藏之實矣蔡沈不述鄭註南交下三字摩滅之故及晉人任意削去之罪其頓忘伏生書之為聖經甚矣罪豈眚災也耶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猶有摩滅之形跡僭號古文目為藏壁者顧無三字之影響而乃挾以自是柑結後人之頰舌晉人何其僭而狠也哉蔡沈攘奪小司馬之註以作傳而不著其辨以康成註為陳氏而不考所由來又不知古文之非出於壁藏者不公不明眞小黠而大

癡者歟

辯在朔易

大傳當如此司馬貞以為太史公據之而作便在伏生書古文作平在朔易今以上文例之知其如此

舜讓於德不怡

史遷怡作懌古文改不怡作弗嗣徐廣曰今文作怡怡即懌也司馬貞曰謂辭讓於德不堪所以心意不說懌也又前納於大麓司馬貞亦譏孔註之

非其尊信聖經眞賢人君子之用心也何者作怡
則下文受終文脉方可貫蓋心雖不安而不得已
也若既曰弗嗣而下文即曰受終乖則甚矣何先
儒之不察耶又顧命王不釋古文乃改作不懌
眚災過赦
史遷亦同古文作眚災肆赦鄭玄註眚災為人作
患害者也過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今文肆作過無
疑矣玄註然下句又云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

則用刑之又襄九年晉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古
文用此肆字

惟刑之謐哉

徐廣曰今文如此爾雅云謐靜也故史記作靜司
馬貞曰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卹謐聲
近遂作謐也今按謐字誠聖人之言恤字不過常
人之見耳小司馬此言猶徇常情者也或問何以
言之曰言謐則恤意在其中言恤則啓後世故縱

之失

黎民祖饑

徐廣曰今文作祖祖始也史遷作始司馬貞曰古文作阻饑孔氏以為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知誰得今按晉人因孟氏險阻既遠之阻而改祖字后儒以為出於壁藏而信之獨小司馬兩存置疑不逞臆決不苟附和眞篤信聖學之用心也然則后儒者又小司馬之罪人乎

典樂教穉子

鄭玄曰國子也司馬貞曰尚書作胄子孔安國曰穉胄聲相近馬亦曰胄長也則前漢偽古文已改此字矣不待晉人偽古文而后改也

臯陶謨

采政忽以出内五言

史記作來始滑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玄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内政

教於五官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
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今史記云来始滑於義
無所通葢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
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三字劉伯
莊云聽諸侯能為政及怠忽者是也五言謂仁義
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為出納政教五官非也
今按采者如古之諸侯采詩以貢於天子之采天
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俗尚之美惡與夫政

治之得失則其政其忽皆可以采取而分擇矣故曰采政忽晉人但見舜典有在璿璣玉衡之在字即以易伏生之采淺近平易而不艱澁矣殊不知惟其艱澁而難明也吾固以為眞惟其淺近而平易也吾固以為偽而先儒不明眞偽之過小屛棄聖經之罪大矣上文作繪馬鄭本皆如此古文作會蓋亦以其古字通用而改之也

自我五禮五庸哉

馬本傳伏生書如此古文作有庸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馬本傳伏生如此古文上句威字作畏蔡沉依古文而注云古文威作畏何其舛哉

奏庶艱食鮮食

馬本如此注云根生之食謂百谷古文作艱食鄭玄云稷教人種菜蔬艱阨之食則古文用鄭本

鳥夷卉服

鄭玄曰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古文作島夷馬融

王肅亦同作島則漢時偽者巳改此字矣史記作

鳥

濟河惟沇州

鄭玄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遷同古文

作兖

作十有三年乃同

馬鄭本皆作年古文作載

厥土赤埴墳

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古文作熾　與馬本

同

彭蠡既都

鄭玄云南方謂都為豬則是水聚會之義史遷作

都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豬則亦因鄭注而改是

字也

瑤琨篠蕩
馬本如此韋昭琨音貫古文作琨

均于江海
鄭本作松曰松當為沿馬融作均史記同古文尚書作沿亦因鄭玄讀而即改之也雖似吾甚以為不可也

杶榦栝柏
杶古文作櫄榦本又作幹

導開及岐

馬本如此古文作研

至於陪尾

漢書作横尾

滎播既都

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

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人及衛

戰於滎澤鄭玄云今塞為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

為滎播今按小司馬之說援引精當信而有徵可見古文之擅改今文與土風自來相傳之稱謂悉不合矣先儒素以經學自負者其能免於不克傳疑之失乎馬鄭王本皆作滎播

和夷底績

和本作龢鄭云讀曰洹

三百里納秸服

秸本或作稭工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鞂

天用剿絶其命

馬本如此玉篇子小反古文作勦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

逸本又作佾豫本又作忬音同

乃盤遊無度

盤本或作槃

胤征

工執藝事以諫

藝本又作埶

俶擾天紀

俶本又作俶亦作叔

盤庚

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馬云不云盤庚誥何非但録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則馬氏猶未嘗分為三篇從伏生舊也鄭玄云盤庚上

篇是盤庚為臣時事史記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則史遷鄭玄皆已依先漢古文也

盤庚小序

將始宅殷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治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孔頴達曰孔子壁中之書

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中之書妄為說耳今按晋人以亳殷為一在河南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頴達篤信晋書譏彈束晳然束晳之言得之而頴達非也

若顛木之有由枿

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晋古文作蘖本作櫱由

說文作粤

不昏作勞

馬本晋古文同鄭本作暋勉也

予不掩爾善

掩本又作弇

誕告用單

馬云單丁但反誠也書作亶

高宗肜日

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西伯戡耆

耆古文作黎伏生尚書大傳作耆戡說文作戡

微子小序

殷既錯天命

馬云錯𢉼也

用乂稠斂

馬云稠數也鄭本晉古文作雔

自清

馬云潔也晉古文作靖

妝哲

說文妝作姆音母

千夫長百夫長

鄭玄注師帥旅帥

玄意以周禮二千伍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

五百人為旅旅有帥夏為卒卒長皆中士晉人

修之曰師帥卒帥可見非先漢孔安國矣

弗禦克奔以役西土

馬氏云禦禁也役為也晉人作迓

洪範

明作哲

孔穎達曰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悊智也

定本作晢則讀為晢晉人偽傳云照了也

亡侮煢獨而畏高明

馬本如此晋人作無虐畏鄭音威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頴達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无德字孔傳亦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曰晢時燠若

今按詩小雅或哲或謀作哲為是但伏生晋人本皆作晢音制以照晢釋之惜乎蔡沈之不能存疑也

曰舒恒燠若

晉人作豫鄭王本皆作舒鄭註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晳故為遲惰也鄭云急促自用也

旅獒

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也

金縢序

孔頴達譏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王鄭皆云縢束也鄭又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武王有疾不豫

馬本如此偽古文無不豫二字

王有疾弗豫

豫本又作忬

植璧秉圭

晉人傳云植置也孔頴達曰鄭云植古置字故云置也

惟爾元孫某

晉人傳云元孫武王也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孔頴達曰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

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

我之弗辟

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晉人傳云辟法也以法法

三叔也

對曰信噫

噫馬本作懿猶億也

惟朕小子其親迎

馬本如此晉人作新迎

盡起而築之

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鄭王皆云拾也

穎達曰禾為大木所偃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

大誥小序

陳壽云臯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

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臣矢誓也其意或然

但君奭康誥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委悉抑亦

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畧

於管蔡者公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叛耳誥

本亦作㚖

大誥繇爾邦多越爾御事

馬本如此晉人作大誥爾多邦鄭王本猷皆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

大誥其書亦猷在誥下

三監及淮夷叛

鄭云三監管蔡霍也晉人傳云管蔡商蓋見大誥

一篇專為殷小腆而誥故收之如此非晉人之偽

傳而何然鄭之說自有孟子監殷可証偽傳非是

天降害于我家弗少延

馬本如此晉人害作割弗作不延字讀屬下句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構厥考翼

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弗

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定本肯堂肯穫之上皆有弗字晉人刪去鄭王本

於肯構之下亦有厥考翼一經晉人刪去孔頴達曰治田作室為喻也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孔頴達既逞其臆見如此蔡沉畧不置思而即從之遂使聖人之經為晉人所塗抹者凡一十有四字嗚呼惜哉吾嘗反覆讀之反覆思之伏生之書誠出於壁藏而晉書之偽自不可蓋也夫作室必由堂而後構治田必由播而後穫既不肯堂構於何

所既不肯播穫於何物未有不肯堂而猶可望之以肯構不肯播而猶可望之以肯穫也故當依定本肯構肯穫之上皆有弗字然後為是其辭氣不可斷絶與厥考翼一經相為唱和故此一經決不可少乃聖人之本經顯達以為先儒之妄增則非矣晋人不知全章之大勢錯認乃字與矧字若相唱和其意以為堂播之始者輕者尚不肯為況構穫之終者重者其肯為之乎如此則二句辭氣雍容

可以暫歇故直削去厥考翼一經而不顧也殊不知聖人之本經若曰乃既不肯堂矧又不肯構則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者乎言必不以不肯堂不肯構之子為有後不棄基者也下條亦然此其辭氣安可妄削哉疏家專門黨同伐異不足責也蔡沉游於文公之門所當虛心平氣發潛經之幽光然後為有功於文公今晉人曰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則諸古文出之壁藏定為五十九

篇則諸如此等處直削經文蒙蔽後學皆其大者𦍒不之覺是其胷中憒憒亦已久矣吾請有以曉之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凡三用汝不共命以上二汝不共命為後儒妄增可乎此猶其在夏書者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

子凡一用夫子朂哉二用朂哉夫子以上二句為後
儒妄增又可乎此猶其在誓言者召誥曰相古先民
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
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凡兩用今時
既墜厥命不可以為重複而當削一句也又其下文
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則其言之重複殆有甚焉若曰夏殷二事立言也同但以後章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結上二事可矣則其侮聖言也豈不甚哉何以異於是

洛誥首叙毅次在康誥

乃洪大誥治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酒誥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馬本如此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
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
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
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
為後録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
云即牧養之地也朱子嘗曰漢儒釋經之例多曰
未詳有曰未聞孔安國句句要解過獨與漢儒異
殆謂此等處也成王二字馬氏特曰未聞疑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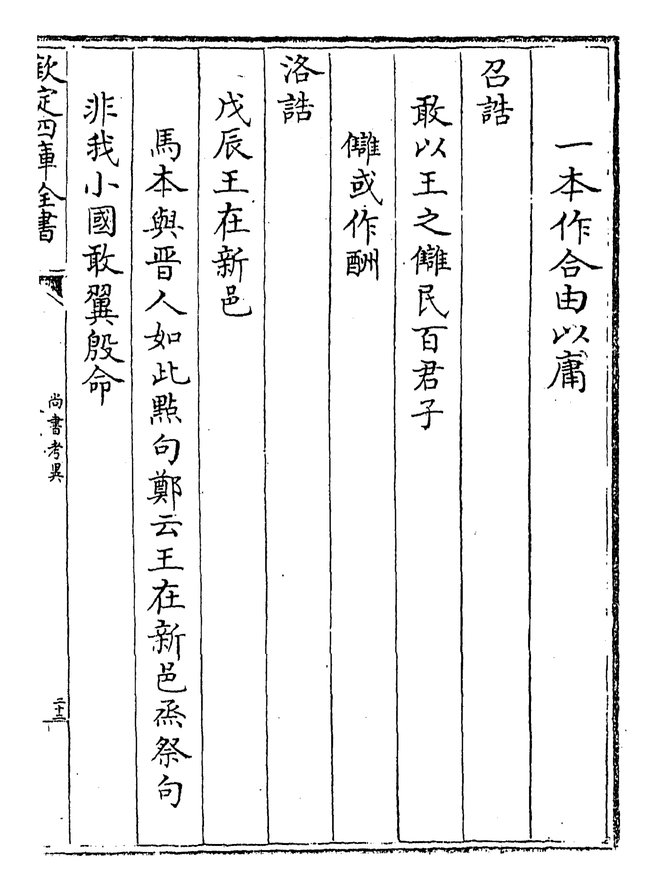
不敢刪晉人直刪二字正猶論語之雖少必作直改之為坐子樂直改之為曰非不可者但以為尊信論語則亦妄人而已矣蔡沉親炙朱子言諄諄而聽藐藐亦為不善變矣孔頴達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皆為妄也頴達言三家謂習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者也頴達專門凡與孔安國異者皆譏為妄焉耳今按成王二字見篇中自成

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又云助成王德顯故於篇首即言以古先成王之道戒之云耳晉人不知此義而刪去者非也

杍材

馬氏曰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者文於上篇成王字因馬氏以為後加直刪去況今馬氏有古作梓之言乎

合由以容



一本作合由以庸

召誥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讎或作酬

洛誥

戊辰王在新邑

馬本與晉人如此點句鄭云王在新邑烝祭句

非我小國敢翼殷命

馬本如此晉人作弋義同鄭玄王肅本皆作翼王亦云取也鄭云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爾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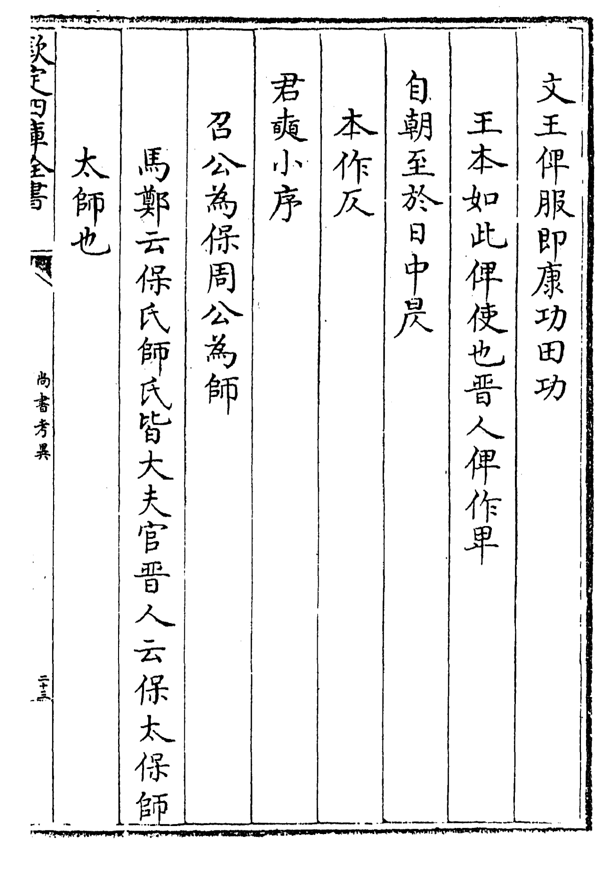
嚮于時下夏弗克庸帝大淫肩有辭

馬本如此時字絶句肩過也晉人作佚又作佾

無逸

嚴恭寅畏

馬本如此晉人作儼



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

王本如此俾使也晉人俾作畀

自朝至於日中昃

本作仄

君奭小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

馬鄭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晉人云保太保師太師也

迪見最聞於上帝

馬本如此最勉也晉人作冒

多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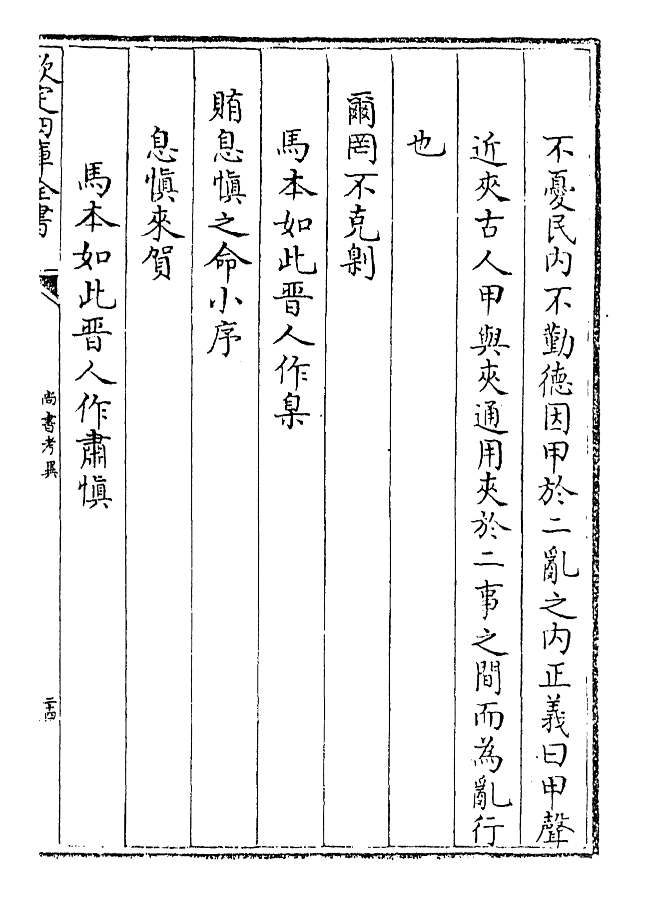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

馬本如此攸所也晉人作迪

因甲于內亂

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

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晉人偽傳曰外



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正義曰甲聲近夾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間而為亂行也

爾罔不克劓

馬本如此晉人作臬

賄息慎之命小序

息慎來賀

馬本如此晉人作肅慎

王俾榮伯　俾必爾反馬本作辨

顧命

王不釋　馬本如此註云疾不解也晉人作懌蓋用史記舜讓于德不懌之文其意以為彼作弗嗣而此用不懌則於文意兩得其當可以易伏生本經而無疑也然而愚則以為於彼此文意兩得其當顧乃以

之易伏生本經斯其所以為無忌憚之尤者也

洮頮水

頮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說文之所稱古文者謂馬鄭等所傳者

憑玉几

說文憑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氷反

在後之詷

馬本如此云共也晉人作侗

成王崩

馬本如此注安民立政曰成晉人無成字

四人騏弁

馬本騏青黑色也晉人作綦從鄭王本也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

王三宿三祭三詫

馬本詫下故反奠爵說文同字亦作宅晉人作咤王肅亦以咤為三奠爵鄭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

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康王之誥小序

正義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内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

馬本如此晉人無成王崩三字

王若曰

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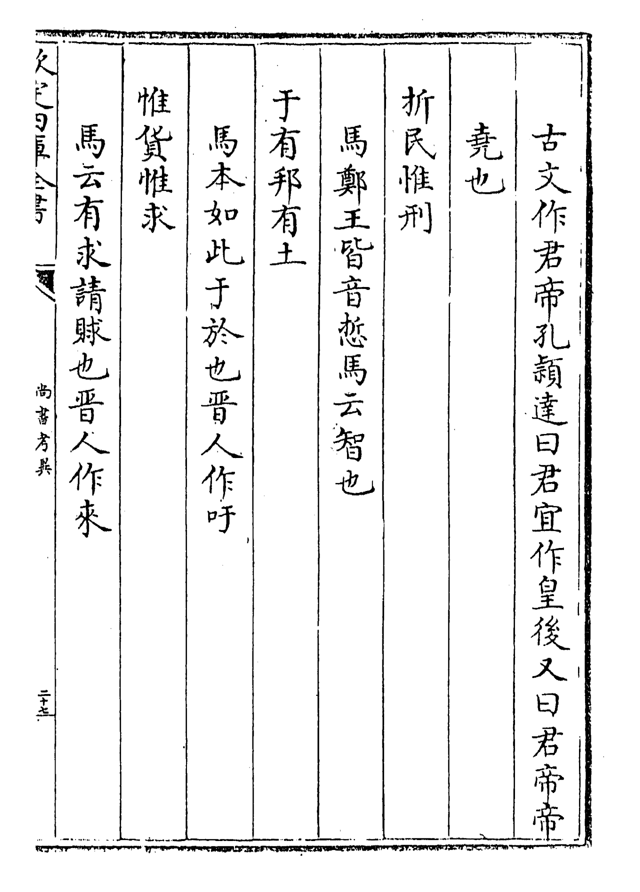
差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呂刑

鴟義姦宄

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

皇帝清問下民



古文作君帝孔穎達曰君宜作皇後又曰君帝帝

堯也

折民惟刑

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

于有邦有土

馬本如此于於也晉人作吁

惟貨惟求

馬云有求請賕也晉人作來

文侯之命小序

王賜晉文侯

馬本如此晉人王上有平字賜作錫

父義和

馬云能以義和諸侯本作誼鄭玄讀義為儀儀

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費誓

東郊不開

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

秦誓

惟截截善偏言

馬本如此云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

損明大辨佞之人晋人作諞音辨

尚書考異卷五